

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

〔埃及〕邵武基·戴伊夫著

李振中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الدكتور شوقي صنيق
الأدب العربي المعاصر في مصر

根据 1961 年版 校译

封面设计：宁成春

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图书出版业登记证出 01 证

字数 218,000 开本 850 × 110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frac{7}{8}$ 插页 2

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700

书号 10019·3055 定价 0.90 元

目 次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章 基本的因素	1
一 重大事件	1
二 阿拉伯的和西方的两大潮流	8
三 印刷厂和报纸	19
第二章 诗歌及其发展	27
一 因袭的继续	27
二 复兴	30
三 新一代	47
四 《阿波罗》诗社	58
五 社会抒情诗	63
六 诗剧	67
第三章 著名诗人	71
一 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	71
二 易司马仪·萨布里	81
三 哈菲兹·易卜拉欣	92

四	邵武基	102
五	哈利勒·穆特朗	115
六	阿卜杜·拉赫曼·舒凯里	124
七	阿拔斯·迈哈穆德·阿嘎德	132
八	艾哈麦德·宰克·艾布·夏迪	142
九	易卜拉欣·纳吉	151
十	阿里·迈哈穆德·塔哈	160

第四章 散文的发展和分类 168

一	韵文和修辞的束缚	168
二	散文的解放与发展	171
三	新旧之间的斗争	187
四	全面革新	195
五	几种新兴的文学体裁	202

第五章 著名的散文作家 216

一	穆罕默德·阿卜杜胡	216
二	穆斯塔法·鲁特菲·曼弗鲁推	225
三	穆罕默德·穆韦利希	232
四	穆斯塔法·萨迪格·拉斐仪	240
五	艾哈麦德·鲁特菲·赛仪德	250
六	易卜拉欣·阿卜杜·卡迪尔·马齐尼	260
七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	269
八	塔哈·侯赛因	277
九	陶菲格·哈基姆	287
十	迈哈穆德·台木尔	299

第一章 基本的因素

一 重大事件

我们研究任何民族的文学，都需要知道在这个民族的生活中所发生的，具有影响的重大事件。因为文学实际上是一面清晰明亮的镜子，它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生活，反映了使他们受影响的一般事件和特殊环境。

我们要谈十九世纪以来的埃及文学，那我们就要回过头去，把过去的事件彼此联系起来。过去最大的事件要算十八世纪末法国侵入埃及，它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反对。十六世纪土耳其人侵占埃及之后，埃及人民就在奥斯曼人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给埃及人带来了贫困和灾难。他们是土耳其人，是侵略者。因此，他们没有文明，没有管理制度和政治制度。

早在十五世纪，他们攻陷君士坦丁堡时，就已毁灭了拜占庭文化，但这次毁灭不完全是有害的，还有有利的一面。因为这一文化的主人逃到了欧洲，他们在那里传播了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切实地帮助了欧洲的现代文艺复兴运动。

自鞑靼人侵犯阿拉伯东方各国和北方基督教徒侵犯安达鲁西亚后，埃及和沙姆^①变成了伊斯兰教文明的归宿地。土耳其人侵入这两个地区后，毁灭了这两个地区的文明，他们摧毁了科

^① 即现在的叙利亚。

学、文学和艺术的辉煌成就。埃及和沙姆的科学家和文学家无处栖身。因此，一部分人被迫迁移到君士坦丁堡，另一部分人则默默无闻地待在家里，他们再也创造不出任何科学和文学成就来，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由，生活也无依靠。因此埃及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几乎完全窒息了，就是在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活动也是微弱无力的。埃及被贫困、苦难和残暴的统治笼罩着。

就在这个时期，一七九八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入侵埃及长达三年之久，在这三年之中，埃及人民和侵略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残酷的斗争，拿破仑虽然在埃及建立了许多谘询机构，但是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因为这些机构是由他选择的一些爱资哈尔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和大商贾组成的，将讨论象捐税一类的国家事务的权力交给它们。这只不过都是形式，是为了达到殖民主义政治统治的目的。埃及人民一直坚持反抗拿破仑的入侵，他们为反对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连续不断的革命斗争。

这种英勇的抵抗和艰苦的斗争对埃及人民的民族意识的滋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所以当他们赶走了侵略者，重新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有选举新总督的权利，于是他们推选了穆罕默德·阿里做总督，这次推选也得到了土耳其皇帝的同意。

埃及人民从这次异族入侵中接触到了一些欧洲生活方式，欧洲人的吃、穿和娱乐，以及演出歌剧，举行跳舞会和音乐会等物质生活是埃及人前所未闻的。他们看到欧洲妇女可以和男人们手挽手一起走路。正如哲布魯蒂在《历史》第三册中所说：

“她们抛头露面，穿着裙衣，戴着彩色的绸巾，肩上佩着

开司米披肩和鲜艳夺目的装饰品，她们骑着骏马和毛驴，和马夫、驴夫一起大声说笑，打闹，这是平平常常的事。”

这次入侵使埃及人注意到了西方科学的进步。拿破仑带来了一批历史、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学者。他到埃及后不久就成立了和法国科学学会相类似的埃及科学学会，和他一起来的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埃及开始研究，写成一部从一八〇九年在一八二五年在法国出版的九册精装的《埃及志》，这部书是欧洲了解现代埃及的全部知识的基础。

除了这一学会外，拿破仑还建立了许多实验室，一座图书馆和一个印刷厂。这些实验室从事科学试验，法国人邀请埃及人参观他们从未见过的化学实验，使他们眼花缭乱，十分惊奇。哲布鲁蒂是这样描写法国人的化学实验室的：

“在那个地方，我看到的最希罕的事情是：一个实验员拿着一个盛着化合溶液的玻璃瓶子，往一个杯子里倒进一点，然后又把另外一个玻璃瓶里的溶液倒进杯子里一点，溶液就升起来，冒出一股彩色的烟雾，烟过后，杯子里的东西凝结了，变成黄色固体，等他倒出来时竟是一块硬石头，我们拿起来仔细看。随后他又用其他溶液做了一次，结果溶液凝结成一块蓝石头，再做一次，溶液凝结成一块红色透明的石头。有一次，他拿了一点白灰粉末放在铁砧子上，他用锤子轻轻地一打，就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我们都吓了一跳，他们大笑起来。”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引起了埃及人去探索法国人的科学理论的兴趣，他们意识到在西方有值得他们学习的科学。

埃及人看到了拿破仑带来的印刷机，它先是用阿拉伯字母印刷拿破仑的布告、宣传品和报纸等。后来开始印刷一些书籍。

埃及人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印刷机,也不知道宣传品、书籍和报纸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

侵略军撤退后,埃及人认为他们这个战斗的、解放了的国家将要开始新的历史阶段,他们选举了穆罕默德·阿里做总督,但他没有跟他们合作到底,没有实现他们的理想,他恩将仇报,翻过脸来残害了把他推举上台的人们,他和拿破仑一样,也建立了一系列没有实权的机关。他就这样毁灭了埃及人想掌管政权,进行自治的雄心和理想。

他在政治方面打破了埃及人的希望,而他把这种希望引向了军队。他重视军队,他要使自己的军队和其他大国军队一样有优良的装备和训练。他求助于欧洲教官,采用欧洲的训练方法。埃及当时已敞开了大门,准备引进欧洲的科学技术。这时的埃及已建立了军事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工程学校和医学学校等。由于这些学校中的教员是欧洲人,所以就必须有一部分埃及人精通外语,便于互相了解,这样就需要成立外语学校,需要派留学生到西方去,使埃及人能精通西方语言。这时许多中、小学也纷纷建立起来了。

这一切有助于穆罕默德·阿里建立强大的军队,实现建立强大帝国的梦想。他办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教育,也不是为了恢复埃及繁荣的科学生活,而是要实现个人的梦想。当他的梦想不能实现时,他就放弃了教育事业。他死后,他的孙子阿拔斯^①一上台就关闭了学校。但是埃及和欧洲的联系,或者说埃及的精神生活和欧洲的精神生活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了。有两个原因使这

① 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从一八〇五年起至一九五二年统治埃及。这个王朝有穆罕默德·阿里(1805—1849),阿拔斯一世(1849—1854),赛义德(1854—1863),易司马仪(1863—1879),陶菲格(1879—1892),阿拔斯二世(1892—1914),侯赛因(1914—1917),付欧德(1917—1936),法鲁克(1936—1952)。

种联系不可能被破坏：首先，一批埃及人从欧洲学成归国，巩固了我们与欧洲精神生活的结合运动。其次，有许多欧洲人来到我们的国家，他们开办了公司和学校。又有许多欧洲文学家访问了埃及，埃及的古今历史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欧洲的文学创作都有着普遍的影响。

不久，赛义德又开放了学校，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发展起来，等到易司马仪时就见了成果。因为易司马仪适应了埃及当时的社会要求，加强了与欧洲的联系，建立了歌剧院和海迪威图书馆，又建立了许多中、小学校，成立了女子学校。从此，科学是为了科学，不再象十九世纪初那样是为军队服务了。

这里我们再来谈一个重要事件，在易司马仪时代，苏伊士运河凿通了，运河通行后有着明显的影响。它使东西方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缩短了，使东西方各国人民之间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距离也缩短了。同样运河凿通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它导致后来英国对埃及的占领。

运河凿通影响到埃及的政治前途和国际关系，同样也影响到各种思想关系，无论是欧洲人与我们的关系，还是欧洲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受到了影响，因为各种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都是错综复杂，互相影响的。许多欧洲人来到了埃及，去欧洲的埃及人也日益增多，埃及和欧洲两种相对的生活之间的种种障碍不复存在了。易司马仪组织了内阁议会，仿照欧洲制订了许多法律。这时，我们能看到可以称之为“民族主义思潮的成长”的倾向。穆罕默德·阿里和阿拔斯时代，埃及人民只被当成机器而存在，他们象机器或者工具一样被利用来创造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家族和土耳其贵族的荣誉。尽管穆罕默德·阿里本人是阿尔巴尼亚人，不是土耳其人，但他和他的家族却完全土耳其化了，他

仿照伊士坦布尔清真寺的形式修建的清真寺，就是最好的例证。他创办了布辽格印刷厂，他最关心的是印刷土耳其文书籍，《埃及时事报》出版时，用的是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他的行政管理制度也完全是土耳其式的。

这就是说，穆罕默德·阿里的活动中既没有民族主义倾向，也没有明显的埃及主义倾向。如前所述，他不但埋葬了埃及人自治的理想，而且当它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被扼杀了。但他这样做又能怎么样呢？埃及人自治的雄心并没有完全死去，它就象火种一样，尽管很微弱却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自阿拔斯和易司马仪相继上台后，这种雄心才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开始发展起来。农家子弟可以进入军队，塔哈塔维、阿里·穆巴拉克和迈哈穆德·法赖克等一些埃及人，也得到了重要的政府职务，因而这种雄心更增加了。一八七一年阿富汗人哲马伦丁来到埃及，住了八年，他号召穆斯林们起来进行宗教改革，吸收西方文化，来保卫伊斯兰教。他也号召伊斯兰教各国人民起来摆脱外国人的干涉，进行革命，反对外国干涉者和为他们服务的国内独裁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卜杜胡等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当时易司马仪的财政政策已面临失败和危机。

这一切都促使社会舆论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成长，在埃及很快就出现了许多报纸。如《埃及新闻报》和《祖国报》等，它们坦率地批评易司马仪的政策，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一八七九年努巴尔内阁倒台，随着事态的发展，这种精神强烈地振作起来。一八八二年由阿拉比领导的陆军起义，反对塞加西亚血统的土耳其军官。其结果，陶菲格上了台，他向英国军队求援，镇压了这次革命运动，从此埃及开始处于英国的令人憎恶的占领之下。埃及人看到他们的统治者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后

裔，他们和埃及人不^是一个民族，没有血统关系。埃及就象一头奶牛，任凭外国人来吸吮。英国顾问统治着埃及，尽管内阁是由埃及人组成的，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土耳其血统。英国人当时的政策是通过各部和各机关中的英国顾问和官员来控制这些大臣们的。他们成立了立法会议，但它的权力是受制约的，并没有任何实权，但是这种野蛮的占领没能彻底消灭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只是暂时地被平息下来。因为当时埃及已产生了一批智囊人士，他们做了大官，参与国家大事。阿拔斯二世时被流放的人回来了，以穆斯塔法·卡米尔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运动又活跃起来，一八九九年他出版了《旗帜报》，他的报纸和他那火焰般的演讲，成为激励埃及人民反英情绪的工具。他创建了祖国党，访问了欧洲许多国家，宣传埃及的事业，谴责英国的非法占领。

一九〇六年发生了著名的丹沙微惨案。一个英国军官在丹沙微村猎捕鸽子时中暑死亡，英国人硬说是这个村的村民杀害了他，他们进行了野蛮的灭绝人性的报复。在村里树起了绞架，绞死了一批人，监禁了一批人，又鞭打了一批人。这些人全是无辜的，但是残暴的统治者是没有怜悯和同情心的。埃及人民和他们的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尔对这一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愤怒，白色恐怖只能激起埃及人民对占领者的深仇大恨。

英国人的暴虐无道日益加剧。他们进一步剥夺埃及人的自由，把许多人投入监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宣布了戒严法。大战结束后，埃及人民进行了三年长期的革命斗争，流放、驱逐和监禁不但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反而使他们不断地进行反抗和斗争，英国人被迫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发表声明，承认了埃及独立，但保留了苏丹^①和埃及防务等问题。

① 苏丹是指埃及政权。

这一声明并没有削弱埃及反英的革命斗争，革命仍使埃及动荡不定。一九三六年埃及和英国签订了条约，埃及的目标仍没有实现，革命的火焰仍在人们的心胸中燃烧着，直到陆军革命的吉祥喜讯传来^①，埃及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硬弓找到了神箭手。我们赶走了殖民主义者，阿拉伯各国和亚非各国的革命不断地打击着殖民主义者，它在世界各地的统治已四面楚歌，摇摇欲坠，濒临末日。

我们必须指出，在英国占领埃及期间，他们极力使自己的文化处于比法国和其他欧洲文化更优越的地位，他们一方面规定英语为科学、教学用语，另一方面，他们把所有埃及的留学生都送到英国去。有许多西方传教士来我国传教，他们在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埃及其他大城市建立了许多学校，这些传教士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这些传教士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更为活跃，无论是法国的天主教，还是美国的新教的活动都如此。天主教的活动范围更广泛，这是由于耶稣教徒重视阿拉伯语言和文学的缘故。从易司马仪时代开始，有许多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来到埃及，或是逃避土耳其人的压迫，或是来埃及谋求生计，这些人通过创办《金字塔报》等报纸和从事于著作、翻译，很快就参加了我们的文学生活。

二 阿拉伯的和西方的两大潮流

十九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中就存在两大潮流，即阿拉伯潮流和西方潮流。爱资哈尔清真寺代表了阿拉伯潮流。大家知道，

^① 这里指的是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

爱资哈尔清真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艰难岁月里保护了我们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文化遗产，因为安郁比王朝和曼麦鲁克王朝时所建立的学校都关闭了，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就只有从爱资哈尔清真寺发出的这些微弱暗淡的灯光了。

爱资哈尔清真寺的教育不仅有宗教课程，而且还有语言、医学和哲学等课程，但是对后几种课程不够重视。就是宗教课程本身，由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对埃及人民实行黑暗统治的影响，也变得十分涣散和微弱了。我们知道，早在法提玛王朝和安郁比王朝时，埃及为伊斯兰教文化曾作出了贡献，在曼麦鲁克王朝时，更是单独地发扬了这一文化，它收集了伊斯兰教的和阿拉伯的文化遗产，进行再创作，编写出百科全书式的太部头著作，如盖勒盖谢迪的《夜盲者的曙光》，努维里的《文学观止》和伊本·曼佐尔的《阿拉伯语辞典》等。

当埃及专心致志于收集和保存阿拉伯文化遗产的时候，奥斯曼人的侵略洪流汹涌而来，它毁灭了这些丰富的精神财富，使埃及的文化活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切活动都停顿了。埃及被愚昧和无知笼罩着。文化复兴运动开始倒退，变得微不足道。我们看到爱资哈尔的学者只是反复地重复着一些纲要和节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有为纲要作注释，或者为注释作边注或评论，因此他们不能为知识增加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过多的纲要、注释、边注和评论，以及他们在编写中所使用的晦涩不清的语言等，使知识更加复杂化，有些句子变成了费解的谜语，学者的任务就是解开这些谜语，解这些谜语不但没有增加新的知识，反而损害了语言。

他们与阿拔斯王朝时期编著的古代科学书籍没有关系，就是与比较接近的曼麦鲁克王朝时期编著的书籍也没有关系。你

很难在他们中间发现有人能懂得夏斐仪等语言大师、法拉比等哲学家或伊本·赫勒顿等社会思想家的著作。

科学就是那些纲要，如宰克里亚·安萨里谢赫的“纲要”，他总括了夏斐仪派的全部教律。不久以前，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学生还在背诵《纲要汇编》，它汇集了阿拉伯的全部知识，学者们把这些知识写成含糊不清的诗歌或散文，以利背诵。好象他们感觉到，他们的任务除了拿一篇概括某种学科的纲要，写出一些模糊不清的注释，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东西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注释不一定比纲要清楚，因此另一个人就又为注释作注释，称为“边注”，然后第三个，第四个人又感到这些注疏是不够的，于是再加注解，叫做评论。

这样，原来是成套巨著的阿拉伯知识书籍，现在变得毫无价值，寥寥无几了。精神生活枯燥贫乏，必须来一次强烈的震动，否则不能使它恢复到早期的状况。

我们的文学生活不比精神生活好多少，在曼麦鲁克王朝及以前各个时代的那种积极的活动已停顿了。这种活动曾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些艺术的花朵，使我们得到了一定的艺术享受。但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腐败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之下，埃及不可能产生出艺术的花朵，奥斯曼人束缚了埃及和埃及的文学家，他们没有个人自由，物质生活没有保障，他们的生活衰落了。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学生活和精神生活一样也衰落了，你很难找到一个诗人或作家，读了他的作品后，能使你身心感到愉快。我们的理性知识只是概述和破坏古代文化遗产，同样我们的文学也变成了古诗的概述，诗人模仿古人写诗，甚至令人厌烦地模仿某些古典诗篇。他们引用古人上联，自作下联，称做“对联”，或用古人上下联，中间插入自作的三联，五联一分段，称做“对五联”，或者

七联一分段，称做“对七联”等。这只能是增加了一些令人厌恶的矫揉造作的修辞堆砌，作诗的目的好象是为了应用修辞学的内容，根本看不到真正的感情。我们的散文同样也处于病态之中，它变成了一种涣散无力的韵文，也仅仅是为了表现许多费解的修辞学内容。

正当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处于瘫痪和无声无息状态的时候，欧洲却有着积极活跃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它包括了科学、哲学和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

欧洲首先是继承了希腊的文化遗产，他们的精神生活在这一古老的多神教的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当时基督教和多神教两种文学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出现了新教运动，欧洲开始创造出自己的新文学，欧洲人发掘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遗迹，同时也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们利用了美洲新大陆的古老文化。

欧洲科学迅速的发展，揭示了许多控制人类和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他们享有广泛的思想自由，批判宗教的和非宗教的一切事物，是这种自由最重要的特点。他们批判了古典哲学，笛卡儿在科学的基础上为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哲学，探讨抽象理念、大自然和科学等，甚至探讨广义的人文主义。但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割断了与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典的联系。

他们的思想发展了，文学也同样发展了。在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下，他们创造出与中世纪不同的新文学。他们先是模仿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然后逐渐开始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生活，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不亚于古希腊诗剧作品和希腊的荷马及罗马的维吉尔的作品。

这一切都是文学和思想革命，这种革命很快又得到宗教的、

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的支援，众所周知的法兰西大革命就是如此。拿破仑侵入埃及后，埃及人才觉察到：在欧洲还有另一种生活，他们应该了解这种新生活，应该用欧洲的文化把自己武装起来。肯定地说，法国军队在埃及的短期占领，并没有使我们受到欧洲文明的太大影响，因为我们的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同样也肯定这一点：当法国人离开我们的国土后，我们已面向欧洲，汲取他们文学知识中有益的东西，埃及面向北方，敞开自己的思想，接受欧洲的文学知识。

埃及人内心的这种愿望，刚巧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他想仿照欧洲强国的军队，建立一支军队。他看到，要想建立起一支这样的军队，就必须建立学校，聘请欧洲教官任教，传授各种军事技术。他成立了军事学校，又成立了一些工学院和医学院，也开始大批建立中小学。

从这时起，在埃及就有两种精神生活：一种是集中表现在爱资哈尔清真寺的传统的保守派，我们在前边已经叙述过了这一点。这派的思想是狭窄和枯燥无味的。另一种是欧洲的文明思想，它包括了欧洲的文化和埃及人前所未闻的科学知识。

这里，我们注意到了几点：首先，欧洲的现代教育制度给我们送来了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其次，在十九世纪前半叶，这种教育制度并没有给我们送来欧洲的文学，因为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不重视文学，所以这时期欧洲文学对我们的诗歌和散文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科学和文学性质不同的缘故。科学定理和规则是容易翻译的，而文学是不容易翻译的，甲民族要想翻译或学习乙民族的文学是困难的，除非两个民族之间有了许多文化关系和往来，只有这样，各民族才能交换各自的反映民族精神、环

境、气质和欣赏力的文学。因为文学完全受这些因素的支配。因此,尽管埃及的科学已经复兴,但埃及人也很难理解和欣赏西方文学,更不用说把这一文学体现在自己的文学中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努力。我们必须等待,以便有一部分人能掌握西方文学和西方思想,或者使我们的生活本身也描绘上西方文学和西方思想的釉彩。

埃及没有等待很久,从一八二六年起穆罕默德·阿里开始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以塔哈塔维为首的一批埃及青年到了巴黎,接触到了西方生活。他们开始阅读西方文学,吸收西方文艺创作的精华。

塔哈塔维回国后,参加了由于学校需要而兴起的科学技术翻译运动,以便埃及人能了解欧洲的科学技术。后来穆罕默德·阿里成立了外语学校,为这一需要服务,塔哈塔维任校长。不久在一八四二年翻译局成立了,塔哈塔维任局长。

这一切都是为西方科学的潮流服务的。派留学生到西方去学习科学,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漫长的十九世纪前半叶,埃及仅仅重视了欧洲科学的研究工作和翻译工作,在整个赛义德时代也一直是如此。

到易司马仪时代,埃及进一步广泛地吸取欧洲文明,所有的事物都真正地打上了这一文明的烙印;在行政和立法方面,埃及采用了和法国制度类似的议会和立法制度。在教育方面,埃及成立了许多高等院校和中小学,也成立了女子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不再是为了军队。埃及开始了广泛的文明生活,歌剧院建立了,叶耳孤卜·赛努耳成立了剧团,他翻译和创作了不少剧本,虽然这些剧本用的是方言,但它证明埃及进入新阶段,即开始了新的文明阶段。